# 資治通鑑/卷09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九十三 ◄

資治通鑑
卷九十四 晉紀十六

► 卷九十五

起著雍困敦，盡重光單閼，凡四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94卷

【晉紀十六】 起著雍困敦，盡重光單閼，凡四年。

顯宗成皇帝上之下咸和三年（戊子，公元三二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溫嶠入救建康，軍於尋陽。

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；流素懦怯，將戰，食炙不知口處，兵敗而死。

丁未，蘇峻帥祖渙、許柳等眾二萬人，濟自橫江，登牛渚，軍於陵口。台兵御之，屢敗。二月，庚戌，峻至蔣陵覆舟山。陶回謂庾亮曰：「峻知石頭有重戍，不敢直下，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；宜伏兵邀之，可一戰擒也。」亮不從。峻果自小丹楊來，迷失道，夜行，無復部分。亮聞，乃悔之。

朝士以京邑危逼，多遣家人入東避難，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。

詔以卞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，與侍中鐘雅帥郭默、趙胤等軍及峻戰於西陵。壼等大敗，

死傷以千數。丙辰，峻攻青溪柵，卞壼帥諸軍拒擊，不能禁。峻因風縱火，燒台省及諸營寺署，一時蕩盡。壼背癰新愈，創猶未合，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；二子□□、盱隨父後，亦赴敵而死。其母撫屍哭曰：「父為忠臣，子為孝子，夫何恨乎！」丹楊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，與黃門侍郎周導、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。庾亮帥眾將陳於宣陽門內，未及成列，士眾皆棄甲走，亮與弟懌、條、翼及郭默、趙胤俱奔尋陽。將行，顧謂鐘雅曰：「後事深以相委。」雅曰：「棟折榱崩，誰之咎也！」亮曰：「今日之事，不容復言。」亮乘小船，亂兵相剝掠；亮左右射賊，誤中柁工，應弦而倒。船上咸失色慾散，亮不動，徐曰：「此手何可使著賊！」眾乃安。

峻兵入台城，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：「至尊當御正殿，君可啟令速出。」翜即入上閤，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；導及光祿大夫陸曄、荀崧、尚書張闓共登御床，擁衛帝。以劉超為右衛將軍，使與鐘雅、褚翜侍立左右，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。時百官奔散，殿省蕭然。峻兵既入，叱褚翜令下翜正立不動，呵之曰：「蘇冠軍來覲至尊，軍人豈得侵逼！」由是峻兵不敢上殿，突入後宮，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。峻兵驅役百官，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，令負提登蔣山。裸剝士女，皆以壞席苫苫草自鄣，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；哀號之聲，震動內外。

初，姑孰既陷，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：「觀峻之勢，必破台城，自非戰士，不須戎服。」及台城陷，戎服者多死，白衣者無他。

時官有布二十萬匹，金銀五千斤，錢億萬，絹數萬匹，他物稱是，峻盡費之；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。

或謂鐘雅曰：「君性亮直，必不容於寇仇，盍早為之計！」雅曰：「國亂不能匡，君危不能濟，各遁逃以求免，何以為臣！」

丁巳，峻稱詔大赦，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。以王導有德望，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。祖約為侍中、太尉、尚書令，峻自為驃騎將軍、錄尚書事，許柳為丹楊尹，馬雄為左衛將軍，祖渙為驍騎將軍。弋陽王羨詣峻，稱述峻功，峻復以羨為西陽王、太宰、錄尚書事。

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，冰不能御，棄郡奔會稽，至浙江，峻購之甚急。吳鈴下卒引冰入船，以蘧蒢覆之，呤嘯鼓枻，溯流而去。每逢邏所，輒以杖叩船曰：「何處覓庾冰，庾冰正在此。」人以為醉，不疑之，冰僅免。峻以侍中蔡謨為吳國內史。

溫嶠聞建康不守，號慟；人有候之者，悲哭相對。庾亮至尋陽，宣太后詔，以嶠為驃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又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。嶠曰：「今日當以滅賊為急，未有功而先拜官，將何以示天下！」遂不受。嶠素重亮，亮雖奔敗，嶠愈推奉之，分兵給亮。

後趙大赦，改元太和。三月，丙子，庾太后以憂崩。

蘇峻南屯於湖。

夏，四月，後趙將石堪攻宛，南陽太守王國降之；遂進攻祖約軍於淮上。約將陳光起兵攻約，約左右閻禿，貌類約，光謂為約而擒之。約逾垣獲免，光奔後趙。

壬申，葬明穆皇后於武平陵。

庾亮、溫嶠將起兵討蘇峻，而道路斷絕，不知建康聲聞。會南陽范汪至尋陽，言「峻政令不壹，貪暴縱橫，滅亡已兆，雖強易弱，朝廷有倒懸之急，宜時進討。」嶠深納之。亮辟汪參護軍事。

亮、嶠互相推為盟主，嶠從弟充曰：「陶征西位重兵強，宜共推之。」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，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。侃猶以不豫顧命為恨，答曰：「吾疆場外將，不敢越局。」嶠屢說，不能回；乃順侃意，遣使謂之曰：「仁公且守，僕當先下。」使者去已二日，平南參軍滎陽毛寶別使還，聞之，說嶠曰：「凡舉大事，當與天下共之。師克在和，不宜異同。假令可疑，猶當外示不覺，況自為攜貳邪！宜急追信改書，言必應俱進；若不及前信，當更遣使。」嶠意悟，即追使者，改書；侃果許之，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。嶠有眾七千，於是列上尚書，陳祖約、蘇峻罪狀，移告征鎮，灑泣登舟。

陶侃復追龔登還。嶠遺侃書曰：「夫軍有進而無退，可增而不可減。近已移檄遠近，言於盟府，刻後月半大舉，諸郡軍並在路次，惟須仁公軍至，便齊進耳。仁公今召軍還，疑惑遠近，成敗之由，將在於此。僕才輕任重，實憑仁公篤愛，遠稟成規；至於首啟戎行，不敢有辭，僕與仁公，如首尾相衛，脣齒相依也。恐或者不達高旨，將謂仁公緩於討賊，此聲難追。僕與仁公並受方岳之任，安危休戚，理既同之。且自頃之顧，綢繆往來，情深義重，一旦有急，亦望仁公悉眾見救，況社稷之難乎！今日之憂，豈惟僕一州，文武莫不翹企。假令此州不守，約、峻樹置官長於此，荊楚西逼強胡，東接逆賊，因之

以饑饉，將來之危，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。仁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，參桓、文之功；退當以慈父之情，雪愛子之痛。今約、峻凶逆無道，痛感天地，人心齊壹，咸皆切齒。今之進討，若以石投卵耳；苟復召兵還，是為敗於幾成也。願深察所陳！」王愆期謂侃曰：「蘇峻，豺狼也，如得遂志，四海雖廣，公寧有容足之地乎！」侃深感悟，即戎服登舟；瞻喪至不臨，晝夜兼道而進。

郗鑒在廣陵，城孤糧少，逼近胡寇，人無固志。得詔書，即流涕誓眾，入赴國難，將士爭奮。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曰：「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，當先立營壘，屯據要害，既防其越逸，又斷賊糧運，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。賊攻城不拔，野無所掠，東道既斷，糧運自絕，必自潰矣。」嶠深以為然。

五月，陶侃帥眾至尋陽。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；亮甚懼，用溫嶠計，詣侃拜謝。侃驚，止之曰：「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！」亮引咎自責，風止可觀，侃不覺釋然，曰：「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，今日反見求邪！」即與之談宴終日，遂與亮、嶠同趣建康。戎卒四萬，旌旗七百餘里，鉦鼓之聲，震於遠近。

蘇峻聞西方兵起，用參軍賈寧計，自姑孰還據石頭，分兵以拒侃等。

乙未，峻逼遷帝於石頭。司徒導固爭，不從。帝哀泣升車，宮中慟哭。時天大雨，道路泥濘，劉超、鐘雅步侍左右。峻給馬，不肯乘，而悲哀慷慨。峻聞而惡之，然未敢殺也。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、殿中監，外托宿衛，內實防禦超等。峻以倉屋為帝宮，日來帝前肆丑言。劉超、鐘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、金紫光祿大夫華恆、尚書荀邃、侍中丁潭侍從，不離帝側。時饑饉，米貴，峻問遺，超一無所受，繻綈朝夕，臣節愈恭；雖居幽厄之中，超猶啟帝，授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。

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台，逼近居民，盡聚之後苑；使匡術守苑城。

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，侃以為長史。

初，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，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，使起義兵救天子。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，使將兵一萬，西渡浙江。於是吳興太守虞潭、吳國內史蔡謨、前義興太守顧從等皆舉兵應之。潭母孫氏謂譚曰：「汝當捨生取義，勿以吾老為累！」盡遣其家僮從軍，鬻其環珮以為軍資。謨以庾冰當還舊任，即去郡以讓冰。

蘇峻聞東方兵起，遣其將管商、張健、弘徽等拒之；虞潭等與戰，互有勝負，未能得前。

陶侃、溫嶠軍於茄子浦；嶠以南兵習水，蘇峻兵便步，令將士：「有上岸者死！」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，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。毛寶帥千人為嶠前鋒，告其眾曰：「兵法：『軍令有所不從』，豈可視賊可擊，不上岸擊之邪！」乃擅往襲撫，悉獲其米，斬獲萬計，約由是饑乏。嶠表寶為廬江太守。

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，虞潭監浙西軍事，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，令舒、潭皆受鑒節度。鑒帥眾渡江，與侃等會與於茄子浦，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。

丙辰，侃等舟師直指石頭，至於蔡洲，侃屯查浦，嶠屯沙門浦。峻登烽火樓，望見士眾之盛，有懼色，謂左右曰：「吾本知溫嶠能得眾也。」

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，反為所敗。亮送節傳以謝侃，侃答曰：「古人三敗，君侯始二；當今事急，不宜數爾。」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謝曰：「將軍為此，非融等所裁。」王彰至曰：「彰自為之，將軍不知也。」侃曰：「昔殷融為君子，王彰為小人；今王彰為君子，殷融為小人。」

宣城內史桓彝，聞京城不守，慷慨流涕，進屯涇縣。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，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，以紓交至之禍。彝曰：「吾受國厚恩，義在致死，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！如其不濟，此則命也。」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，峻遣其將韓晃攻之。縱將敗，左右勸縱退軍。縱曰：「吾受桓侯厚恩，當以死報。吾之不可負桓侯，猶桓侯之不負國也。」遂力戰而死。晃進軍攻彝，六月，城陷，執彝，殺之。

諸軍初至石頭，即欲決戰，陶侃曰：「賊眾方盛，難與爭鋒，當以歲月，智計破之。」既而屢戰無功，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，侃從之。夜築壘，至曉而成。聞峻軍嚴聲，諸將咸懼其來攻。孔坦曰：「不然。若峻攻壘，必須東北風急，令我水軍不得往救；今天清靜，賊必不來。所以嚴者，必遣軍出江乘，掠京口以東矣。」已而果然。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，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，不克。

王舒、虞潭等數與峻兵戰，不利。孔坦曰：「本不須召郗公，遂使東門無限。今宜遣還，雖晚，猶勝不也。」侃乃令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，立大業、曲阿、庱亭三壘以分峻

之兵勢，使郭默守大業。

壬辰，魏該卒。

祖約遣祖渙、桓撫襲溘口。陶侃聞之，將自擊之。毛寶曰：「義軍恃公，公不可動，寶請討之。」侃從之。渙、撫過皖，因攻譙國內史桓宣。寶往救之，為渙、撫所敗。箭貫寶髀，徹鞍，寶使人踢鞍拔箭，血流滿靴。還擊渙、撫，破走之，宣乃得出，歸於溫嶠。寶進攻祖約軍於東關，拔合肥戍，會嶠召之，復歸石頭。

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，許為內應。後趙將石聰，石堪引兵濟淮，攻壽春。秋，七月，約眾潰，奔歷陽，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。

後趙中山公虎帥眾四萬自軹關西入，擊趙河東。應之者五十餘縣，遂進攻蒲阪。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氐、羌之眾屯秦州以備張駿、楊難敵，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，自衛關北濟；虎懼，引退。曜追之，八月，及於高候，與虎戰，大破之，斬石瞻；枕屍二百餘里，收其資仗億計，虎奔朝歌。曜濟自大陽，攻石生於金墉，決千金堨以灌之。分遣諸將攻汲郡、河內，後趙滎陽太守尹矩、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。襄國大震。

張駿治兵，欲乘虛襲長安。理曹郎中索詢諫曰：「劉曜雖東征，其子胤守長安，未易輕也。借使小有所獲，彼若釋東方之圖，還與我校；禍難之期，未可量也」駿乃止。蘇峻腹心路永、匡術、賈寧聞祖約敗，恐事不濟，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，更樹腹心；峻雅敬導，不許。永等更貳於峻，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歸順。九月，戊申，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。耽，渙之曾孫也。

陶侃、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，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，所向多捷，人情心匈懼。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：「峻狡黠有膽決，其徒驍勇，所向無敵。若天討有罪，則峻終滅亡；止以人事言之，未易除也。」溫嶠怒曰：「諸君怯懦，乃更譽賊！」及累戰不勝，嶠亦憚之。

嶠軍食盡，貸於陶侃。侃怒曰：「使君前雲不憂無良將及兵食，惟欲得老僕為主耳。今數戰皆北，良將安在！荊州接胡、蜀二虜，當備不虞；若復無食，僕便欲西歸，更思良算。徐來殄賊，不為晚也。」嶠曰：「凡師克在和，古之善教也。光武之濟昆陽，曹公之拔官渡，以寡敵眾，杖義故也。峻、約小豎，凶逆滔天，何憂不滅！峻驟勝而驕，自

謂無前，今挑之戰，可一鼓而擒也。奈何捨垂立之功，設進退之計乎！且天子幽逼，社稷危殆，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。嶠等與公並受國恩，事若克濟，則臣主同祚；如其不捷，當灰身以謝先帝耳。今之事勢，義無旋踵，譬如騎虎，安可中下哉！公若違眾獨返，人心必沮；沮眾敗事，義旗將回指於公矣。」毛寶言於嶠曰：「下官能留陶公。」乃往說侃曰：「公本應鎮蕪湖，為南北勢援，前既已下，勢不可還。且軍政有進無退，非直整齊三軍，示眾必死而已，亦謂退無所據，終至滅亡。往者杜弢非不強盛，公竟滅之，何至於峻，獨不可破邪！賊亦畏死，非皆勇健，公可試與寶兵，使上岸斷賊資糧。若寶不立效，然後公去，人心不恨矣。」侃然之，加寶督護而遣之。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：「今大事若不濟，公雖有粟，安得而食諸！」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。毛寶燒峻句容、湖孰積聚，峻軍乏食，侃遂留不去。

張健、韓晃等急攻大業；壘中乏水，人飲糞汁。郭默懼，潛突圍出外，留兵守之。郗鑒在京口，軍士聞之皆失色。參軍曹納曰：「大業，京口之扞蔽也，一旦不守，則賊兵徑至，不可當也。請還廣陵，以俟後舉。」鑒大會僚佐，責納曰：「吾受先帝顧托之重，正復捐軀九泉，不足報塞。今強寇在近，眾心危逼，君腹心之佐，而生長異端，當何以帥先義眾，鎮壹三軍邪！」將斬之，久乃得釋。

陶侃將救大業，長史殷羨曰：「吾兵不習步戰，救大業而不捷，則大事去矣。不如急攻石頭，則大業自解。」侃從之。羨，融之兄也。

庚午，侃督水軍向石頭。庾亮、溫嶠、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，欲挑戰。峻將八千人逆戰，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胤軍，敗之。峻方勞其將士，乘醉望見胤走，曰：「孝能破賊，我更不如邪！」因捨其眾，與數騎北下突陳，不得入，將回趨白木陂；馬躓，侃部將彭世、李千等投之以矛，峻墜馬；斬首，臠割之，焚其骨，三軍皆稱萬歲。餘眾大潰。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，閉城自守。溫嶠乃立行台，佈告遠近，凡故吏二千石以下，皆令赴台，於是至者雲集。韓晃聞峻死，引兵趣石頭。管商、弘徽攻庱亭壘，督護李閎、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。含，修之孫也。商走詣庾亮降，餘眾皆歸張健。

冬，十一月，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，僚佐程遐等固諫曰：「劉曜懸軍千里，勢不支久。大王不宜親動，動無萬全。」勒大怒，按劍叱遐等出。乃赦徐光，召而謂之曰：「劉曜乘一戰之勝，圍守洛陽，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。曜帶甲十萬，攻一城而百日不克，帥老卒怠，以我初銳擊之，可一戰而擒也。若洛陽不守，曜必送死冀州，自河已北，席捲而來，吾事去矣。程遐等不欲吾行，卿以為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劉曜乘高候之勢，不能

進臨襄國，更守金墉，此其無能為可知也。以大王威略臨之，彼必望旗奔敗。平定天下，在今一舉，不可失也。」勒笑曰：「光言是也。」乃使內外戒嚴，有諫者斬。命石堪、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眾會滎陽；中山公虎進據石門，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，濟自大堨。勒謂徐光曰：「曜盛兵成皋關，上策也；阻洛水，其次也；坐守洛陽，此成擒耳。」十二月，乙亥，後趙諸軍集於成皋，步卒六萬，騎二萬七千。勒見趙無守兵，大喜，舉手指天，復加額，曰：「天也！」卷甲銜枚，詭道兼行，出於鞏、訾之間。

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，不撫士卒；左右或諫，曜怒，以為妖言，斬之。聞勒已濟河，始議增滎陽戍，杜黃馬關。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，擒羯送之。曜問：「大胡自來邪？其眾幾何？」羯曰：「王自來，軍勢甚盛。」曜色變，使攝金墉之圍，陳於洛西，眾十餘萬，南北十餘里。勒望見，益喜，謂左右曰：「可以賀我矣！」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。

己卯，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，攻趙中軍，石堪、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，擊趙前鋒，大戰於西陽門。勒躬貫甲冑，出自閶闔門，夾擊之。曜少而嗜酒，末年尤甚；將戰，飲酒數鬥。常乘赤馬無故停頓，乃乘小馬。比出，復飲酒斗餘。至西陽門，揮陳就平。石堪因而乘之，趙兵大潰。曜昏醉退走，馬陷石渠，墜於冰上，被瘡十餘，通中者三，為堪所執。勒遂大破趙兵，斬首五萬餘級。下令曰：「所欲擒者一人耳，今已獲之。其敕將士抑鋒止銳，縱其歸命之路。」

曜見勒，曰：「石王，頗憶重門之盟否？」勒使徐光謂之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天使其然，復雲何邪！」乙酉，勒班師。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。邃，虎之子也。曜瘡甚，載以馬輿，使醫李永與同載。己亥，至襄國，捨曜於永豐小城，給其妓妾，嚴兵圍守。遣劉岳、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，曜曰：「吾謂卿等久為灰土，石王仁厚，乃全宥至今邪！我殺石佗，愧之多矣。今日之禍，自其分耳。」留宴終日而去。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，諭令速降；曜但敕熙與諸大臣「匡維社稷，勿以吾易意也。」勒見而惡之，久之，乃殺曜。

是歲，成漢獻王驤卒，其子征東將軍壽以喪還成都。成主雄以李玝為征北將軍、梁州刺史，代壽屯晉壽。

顯宗成皇帝上之下咸和四年（己丑、公元三二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光祿大夫陸曄及弟尚書左僕射玩說匡術，以苑城附於西軍；百官皆赴之，推曄督宮城軍事。陶侃命毛寶守南城，鄧岳守西城。

右衛將軍齊超、侍中鐘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；事洩，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、雅。帝抱持悲泣曰：「還我侍中、右衛！」讓奪而殺之。初，讓少無行，太常華恆為本州大中正，黜其品。及讓為蘇峻將，乘勢多所誅殺，見恆輒恭敬，不敢縱暴。及鐘、劉之死，蘇逸欲並殺恆，讓盡心救衛，恆乃得免。

冠軍將軍趙胤遣部將甘苗擊祖約於歷陽，戊辰，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，其將牽騰帥眾出降。

蘇逸、蘇碩、韓晃並力攻台城，焚太極東堂及秘閣，毛寶登城，射殺數十人。晃謂寶曰：「君名勇果，何不出鬥？」寶曰：「君名健將，何不入鬥？」晃笑而退。

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，大懼，與南陽王胤謀西保秦州。尚書胡勳曰：「今雖喪君，境土尚完，將士不叛，且當並力拒之；力不能拒，走未晚也。」胤怒，以為沮眾，斬之，遂帥百官奔上邽，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，關中大亂。將軍蔣英、辛恕擁眾數十萬據長安，遣使降後趙，後趙遣石生帥洛陽之眾赴之。

二月，丙戌，諸軍攻石頭。建成長史滕含擊蘇逸，大破之。蘇碩帥驍勇數百，渡淮而戰，溫嶠擊斬之。韓晃等懼，以其眾就張健於曲阿，門隘不得出，更相蹈藉，死者萬數。西軍獲蘇逸，斬之。滕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，群臣見帝，頓首號泣請罪。殺西陽王羕，並其二子播、充、孫崧及彭城王雄。陶侃與任讓有舊，為請其死。帝曰：「是殺吾侍中、右衛者，不可赦也。」乃殺之。司徒導入石頭，令取故節，陶侃笑曰：「蘇武節似不如是。」導有慚色。丁亥，大赦。

張健疑弘徽等貳於己，皆殺之，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。乙未，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，大破之，獲男女萬餘口。健復與韓晃、馬雄等輕軍西趨故鄣，郗鑒遣軍李閎追之，及於平陵山，皆斬之。

是時宮闕灰燼，以建平園為宮。溫嶠欲遷都豫章，三吳之豪請都會稽，二論紛紜未決。司徒導曰：「孫仲謀、劉玄德俱言：『建康，王者之宅。』古之帝王，不必以豐儉移都。苟務本節用，何憂凋弊！若農事不修，則樂土為墟矣。且北寇遊魂，伺我之隙，一旦示

弱，竄於蠻越，求之望實，懼非良計。今特宜鎮之以靜，群情自安。」由是不復徙都。以褚翜為丹楊尹。時兵火之後，民物凋殘，翜收集散亡，京邑遂安。

壬寅，以湘州並荊州。

三月，壬子，論平蘇峻功，以陶侃為侍中、太尉，封長沙郡公，加都督交、廣、寧州諸軍事；郗鑒為侍中、司空、南昌縣公；溫嶠為驃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加散騎常侍、始安郡公；陸曄進爵江陵公；自餘賜爵侯、伯、子、男者甚眾。卞壼及二子□□、盱、醒彝、劉超、鐘雅、羊曼、陶瞻，皆加贈諡。路永、匡術、賈寧，皆蘇峻之黨也；峻未敗，永等去峻歸朝廷，王導欲賞以官爵。溫嶠曰：「永等皆峻之腹心，首為亂階，罪莫大焉。晚雖改悟，未足以贖前罪；得全首領，為幸多矣，豈可復褒寵之哉！」導乃止。

陶侃以江陵偏遠，移鎮巴陵。朝議欲留溫嶠輔政，嶠以王導先帝所任，固辭還藩；又以京邑荒殘，資用不給，乃留資蓄，具器用，而後旋於武昌。

帝之出石頭也，庾亮見帝，稽顙哽咽，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。明日，亮復泥首謝罪，乞骸骨，欲闔門投竄山海。帝遣尚書、侍中手詔慰喻曰：「此社稷之難，非舅之責也。」亮上疏自陳：「祖約、蘇峻縱肆凶逆，罪由臣發，寸斬屠戮，不足以謝七廟之靈，塞四海之責。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，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！願陛下雖垂寬宥，全其首領；猶宜棄之，任其自存自沒，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。」優詔不許。亮又欲遁逃山海，自暨陽東出；詔有司錄奪舟船。亮乃求外鎮自效，出為都督豫州、揚州之江西、宣城諸軍事、豫州刺史，領宣城內史，鎮蕪湖。

陶侃、溫嶠之討蘇峻也，移檄征、鎮，使各引兵入援。湘州刺史益陽侯卞敦擁兵不赴，又不給軍糧，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，朝野莫不怪歎。及峻平，陶侃奏敦阻軍，顧望不赴國難，請檻車收付廷尉。王導以喪亂之後，宜加寬宥，轉敦安南將軍、廣州刺史；病不赴，征為光祿大夫、領少府。敦憂愧而卒，追贈本官，加散騎常侍，諡曰敬。

臣光曰：「庾亮以外戚輔政，首發禍機，國破君危，竄身苟免；卞敦位列方鎮，兵糧俱足，朝廷顛覆，坐觀勝負。人臣之罪，孰大於此！既不能明正典刑，又以寵祿報之，晉室無政，亦可知矣。任是責者，豈非王導乎！

徙高密王紘為彭城王。紘，雄之弟也。

夏，四月，乙未，始安忠武公溫嶠卒，葬於豫章。朝廷欲為之造大墓於元、明二帝陵之北，太尉侃上表曰：「嶠忠誠著於聖世，勳義感於人神。使亡而有知，豈樂今日勞費之事！願陛下慈恩，停其移葬。」詔從之。

以平南軍司劉胤為江州刺史。陶侃、郗鑒皆言胤非方伯才，司徒導不從。或謂導子悅曰：「今大難之後，紀綱弛頓。自江陵至於建康三千餘里，流民萬計，布在江州。江州，國之南藩，要害之地，而胤以□侈之性，臥而對之，不有外變，必有內患矣。」悅曰：「此溫平南之意也。」

秋，八月，趙南陽王胤帥眾數萬自上邽趣長安，隴東、武都、安定、新平、北地、扶風、始平諸郡戎、夏皆起兵應之。胤軍於仲橋；石生嬰城自守，後趙中山公虎帥騎二萬救之。九月，虎大破趙兵於義渠，胤奔還上邽。虎乘勝追擊，枕屍千里。上邽潰，虎執趙太子熙、南陽王胤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，皆殺之，徙其台省文武、關東流民、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；又坑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。進攻集木且羌於河西，克之，俘獲數萬，秦、隴悉平。氐王蒲洪、羌酋姚戈仲俱降於虎，虎表洪監六夷軍事，弋仲為六夷左都督。徙氐、羌十五萬落於司、冀州。

初，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於苑川，侵並鄯部，士馬強盛。及趙亡，述延懼，遷於麥田。述延卒，子辱大寒立；辱大寒立；大寒卒，子司繁立。

江州刺史劉胤矜豪日甚，專務商販，殖財百萬，縱酒耽樂，不恤政事。冬，十二月，詔征後將軍郭默為右軍將軍。默樂為邊將，不願宿衛，以情訴於胤。胤曰：「此非小人之所及也。」默將赴召，求資於胤，胤不與，默由是怨胤。胤長史張滿等素輕默，或裸露見之，默常切齒。臘日，胤餉默豚酒，默對信投之水中。會有司奏：「今朝廷空竭，百官無祿，惟資江州運漕，而胤商旅繼路，以私廢公，請免胤官。」書下，胤不即歸罪，方自申理。僑人蓋肫掠人女為妻，張滿使還其家，肫不從，而謂郭默曰：「劉江州不受免，密有異圖，與張滿等日夜計議，惟忌郭侯一人，欲先除之。」默以為然，帥其徒候旦門開襲胤。胤將吏欲拒默，默呵之曰：「我被詔有所討，動者誅三族！」遂入至內寢，牽胤下，斬之；出，取胤僚佐張滿等，誣以大逆，悉斬之。傳胤首於京師，詐作詔書，宣示內外。掠胤女及諸妾並金寶還船，初雲下都，既而停胤故府。招引譙國內史桓宣，宣固守不從。

是歲，賀蘭部及諸大人共立拓跋翳槐為代王，代王紇那奔宇文部。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質於趙以請和。

河南王吐延，雄勇多猜忌，羌酋姜聰刺之；吐延不抽劍，召其將紇扢泥，使輔其子葉延，保於白蘭，抽劍而死。葉延孝而好學，以為禮「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」，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。

顯宗成皇帝上之下咸和五年（庚寅，公元三三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劉胤首至建康。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，己亥，大赦，梟胤首於大航，以默為江州刺史。太尉侃聞之，投袂起曰：「此必詐也。」即將兵討之。默遣使送妓妾及絹，並寫中詔呈侃。參佐多諫曰：「默不被詔，豈敢為此！若欲進軍，宜待詔報。」侃厲色曰：「國家年幼，詔令不出胸懷。劉胤為朝廷所禮，雖方任非才，何緣猥加極刑！郭默恃勇，所在貪暴；以大難新除，禁網寬簡，欲因際會騁其從橫耳！」發使上表言狀，且與導書曰：「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，害宰相便為宰相乎？」導乃收胤首，答侃書曰：「默據上流之勢，加有船艦成資，故苞含隱忍，使有其地，朝廷得以潛嚴；俟足下軍到，風發相赴，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！」侃笑曰：「是乃遵養時賊也！」

豫州刺史庾亮亦請討默。詔加亮征討都督，帥步騎二萬往與侃會。

西陽太守鄧岳、武昌太守劉詡皆疑桓宣與默同。豫州西曹王隨曰：「宣尚不附祖約，豈肯同郭默邪！」岳、詡遣隨詣宣觀之，隨說宣曰：「明府心雖不爾，無以自明，惟有以賢子付隨耳！」宣乃遣其子戎與隨俱迎陶侃。侃辟戎為手彔，上宣為武昌太守。

二月，後趙群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；勒乃稱大趙天王，行皇帝事。立妃劉氏為王后，世子弘為太子。以其子宏為驃騎大將軍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大單于，封秦王；斌為左衛將軍，封太原王；恢為輔國將軍，封南陽王。以中山公虎為太尉、尚書令，進爵為王；虎子邃為冀州刺史，封齊王；宣為左將軍；挺為侍中，封梁王。又封石生為河東王，石堪為彭城王。以左長史郭敖為尚書左僕射，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、領吏部尚書，左司馬夔安、右司馬郭殷、從事中郎李鳳、前郎中令裴憲，皆為尚書，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、領秘書監。自餘文武，封拜各有差。

中山王虎怒，私謂齊王邃曰：「主上自都襄國以來，端拱仰成，以吾身當矢石，二十餘

年，南擒劉岳，北走索頭，東平齊、魯，西定秦、雍，克十有三州。成大趙之業者，我也；大單于當以授我，今乃以與黃吻婢兒，念之令人氣塞，不能寢食！待主上晏駕之後，不足復留種也。」

程遐言於勒曰：「天下粗定，當顯明逆順，故漢高祖赦季布，斬丁公。大王自起兵以來，見忠於其君者輒褒之，背叛不臣者輒誅之，此天下所以歸盛德也。今祖約猶存，臣竊惑之。」安西將軍姚弋仲亦以為言。勒乃收約，並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誅之，妻妾兒女分賜諸胡。

初，祖逖有胡奴曰王安，逖甚愛之。在雍丘，謂安曰：「石勒是汝種類，吾亦無在爾一人。」厚資送而遣之。安以勇干，仕趙，為左衛將軍。及約之誅，安歎曰：「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乎？」乃往就市觀刑。逖庶子道重，始十歲，安竊取以歸，匿之，變服為沙門。及石氏亡，道重複歸江南。

郭默欲南據豫章，會太尉侃兵至，默出戰，不利，入城固守，聚米為壘，以示有餘。侃築土山臨之。三月，庾亮兵至湓口，諸軍大集。夏，五月，乙卯，默將宋侯縛默父子出降。侃斬默於軍門，傳首建康，同黨死者四十人。詔以侃都督江州，領刺史；以鄧岳督交、廣諸軍事，領廣州刺史。侃還巴陵，因移鎮武昌。庾亮還蕪湖，辭爵賞不受。

趙將劉征帥眾數千，浮海抄東南諸縣，殺南沙都尉許儒。

張駿因前趙之亡，復收河南地，至於狄道，置五屯護軍，與趙分境。六月，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、涼州牧，加九錫。駿恥為之臣，不受，留毅不遣。

初，丁零翟斌，世居康居，後徙中國，至是入朝於趙；趙以斌為句町王。

趙群臣固請正尊號，秋，九月，趙王勒即皇帝位。大赦，改元建平。文武封進各有差。立其妻劉氏為皇后，太子弘為皇太子。

弘好屬文，親敬儒素。勒謂徐光曰：「大雅愔愔，殊不似將家子。」光曰：「漢祖以馬上取天下，孝文以玄默守之。聖人之後，必有勝殘去殺者，天之道也。」勒甚悅。光因說曰：「皇太子仁孝溫恭，中山王雄暴多詐，陛下一旦不諱，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。宜漸奪中山王權，使太子早參朝政。」勒心然之，而未能從。

趙荊州監軍郭敬寇襄陽。南中郎將周撫監沔北軍事，屯襄陽。趙主勒以驛書敕敬退屯樊城，使之偃藏旗幟，寂若無人，曰：「彼若使人觀察，則告之曰：『汝宜自愛堅守，後七八日，大騎將至，相策，不復得走矣。』」敬使人浴馬於津，週而復始，晝夜不絕。偵者還以告周撫，撫以為趙兵大至，懼，奔武昌。敬入襄陽，中州流民悉降於趙；魏該弟遐帥其部眾自石城降敬。敬毀襄陽城，遷其民於沔北，城樊城以戍之。趙以敬為荊州刺史。周撫坐免官。

休屠王羌叛趙，趙河東王生擊破之，羌奔涼州。西平公駿懼，遣孟毅還，使其長史馬詵稱臣入貢於趙。

更造新宮。甲辰，徙樂成王欽為河間王，封彭城王紘子浚為高密王。

冬，十月，成大將軍壽督征南將軍費黑等攻巴東建平，拔之。巴東太守楊謙、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。

顯宗成皇帝上之下咸和六年（辛卯，公元三三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趙劉征復寇婁縣，掠武進，郗鑒擊卻之。

三月，壬戌朔，日有食之。

夏，趙主勒如鄴，將營新宮；廷尉上黨續咸苦諫，勒怒，欲斬之。中書令徐光曰：「咸言不可用，亦當容之，奈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！」勒歎曰：「為人君，不得自專如是乎！匹夫家貲滿百匹，猶欲市宅，況富有四海乎！此宮終當營之，且敕停作，以成吾直臣之氣。」因賜咸絹百匹，稻百斛。又詔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，仍令舉人得更相薦引，以廣求賢之路。起明堂、辟雍、靈台於襄國城西。

秋，七月，成大將軍壽攻陰平、武都，楊難敵降之。

九月，趙主勒復營鄴宮，以洛陽為南都，置行台。

冬，蒸祭太廟，詔歸胙於司徒導，且命無下拜；導辭疾不敢當。初，帝即位沖幼，每見

導必拜，與導手詔則云「惶恐言」，中書作詔則曰「敬問」。有司議：「元會日，帝應敬導不？」博士郭熙、杜援議，以為：「禮無拜臣之文，謂宜除敬。」侍中馮懷議，以為：「天子臨辟雍，拜三老，況先帝師傅！謂宜盡敬。」侍中荀弈議，以為：「三朝之首，宜明君臣之體，則不應敬。若他日小會，自可盡禮。」詔從之。弈，組之子也。

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箋，勸以興兵北伐，共清中原。僚屬宋該等共議，以「廆立功一隅，位卑任重，等差無別，不足以鎮華、夷，宜表請進廆官爵。」參軍韓恆駁曰：「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，不患名位不高。桓、文有匡復之功，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。宜繕甲兵，除群凶，功成之後，九錫自至。比於邀君以求寵，不亦榮乎！」廆不悅，出恆為新昌令。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，請封廆為燕王，行大將軍事。侃復書曰：「夫功成進爵，古之成制也。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，然忠義竭誠；今騰箋上聽，可不、遲速，當在天台也。」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